

俄苏红色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汉译文学性评析

侯 娜 关秀娟

(大庆师范学院, 大庆 163712;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长期以来, 俄苏红色经典小说常被视为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产物, 其文学价值一度遭到质疑, 相关文学性研究至今仍未受到充分重视,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们在新时代的传播与接受。本文以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例, 选取梅益汉译本为研究对象, 从生命维度与爱情维度切入, 通过剖析原作文学性的生成机制与译作文学性的构建方式, 探讨梅益如何在语言转换中既保留原作的革命精神, 又赋予文本以契合中国语境的文学感染力, 进而彰显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生命观和爱情观所蕴含的精神价值与情感升华。本文亦旨在揭示政治语词在文学翻译中所承担的叙事功能与审美价值。

关键词: 俄苏红色经典;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生命维度; 爱情维度; 汉译文学性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具有高度革命热情的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钢铁般的意志、顽强的生命力、党和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 展现了一个符合时代呼唤和精神的英雄形象。小说译介到中国后, 一度被称为中国青年的“生活教科书”。2023年俄罗斯教育部规定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新纳入中学教材, 充分肯定了这部小说超越时代的经典地位。小说文本中“生命”“爱情”等语词与保尔的革命意识、集体主义价值观相结合, 不仅承载着革命理想主义的政治内涵, 更通过文学化的表达构建独特的叙事张力。文学形象的现实穿透力使保尔精神不只是单纯的政治口号, 而是一种将个体生命彻底融入集体理想的精神淬炼, 它能让脆弱的肉身蜕变为坚韧的意志, 让有限的生命升华为永恒的价值。分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译介策略, 有助于理解红色文学翻译中政治话语与文学性的平衡机制。

2 文学性与翻译

文学性是文学的本质, 是文学作品区别于其他非文学作品的特性, 1921年俄国语言学家和形式主义批评家罗曼·雅各布森率先提出“文学性”命题。雅各布森在给诗学下定义时说: “诗学的目的首先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是什么使包含信息的字句变成了一件艺术品的?” 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表述, 并不是所有的文学文本都能被称为艺术品, 构成文学文本的前提是文学性, 而文学性则是由某种独特的信息来传达的。(郑永旺 2009: 73) 雅氏认为, 要想把文学研究变成一门科学, 那么它就既不能以文学作品也不能以整个文学为研究对象, 而只能研究“文学性”, 文学性是什么? 是文学的语言性、文字性。(杨矗 2010: 107) 文学性就是文学作品的审美属性, 包括作品语言的种种特性如形象性、想象性、联想性、情感性、蕴藉性等, 也包括作品的修辞与句式、描写与叙事等风格。(许钧, 穆

雷 2023: 148) 文学性即体现诗意或意境的文学形式规则, 具体表现在作品的形式层面, 包括作品的叙事艺术、结构特点、文体特征及语言修辞艺术等方面, 并且会因时间和空间的差异而不同。(侯影 2019: 17) 文学性的界定既涉及文学具有的关系属性(如文学的功用价值就是文学与人类之间形成的关系属性)更涉及文学自身具有的固定属性(如文学的语言表现特质, 文学的结构特质等等)。(罗宏 2005: 111) 因此, 文学性是作家创作时产生的一种附加产品, 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词汇和修辞等细节描写手段, 包括宏观上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架构, 也包括微观上的语言美感与修辞技巧。

翻译之后文学性如何保持, 文学性如何从抽象走向具体? 从语言本身的角度看, 要看原语如何使用修饰语和情感表达, 翻译后怎样落实到汉语层面, 使原语和译语在词汇、语法、情感色彩三方面对等。翻译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 文学性存在于作品的语言形式中, 在翻译时, 译者必然对陌生的原语表达方式进行创造性改变, 变换成相对熟悉的译语, 同时在转换过程中形变义不变。就文学翻译活动而言, 译作与原作的血缘关系的建立有赖于物质的译文文本, 但更加取决于译作对原作本质属性也即其文学性的呈现。

(刘云虹 2024: 77) 罗新璋先生(1936—2022)对文学翻译提出“译事三非”: “外译中, 非外译‘外’; 文学翻译, 非文字翻译; 精确, 非精彩之谓。”即文学翻译不是文字翻译, 要通过语言形式译出原文的文学性和内蕴, 更要在精确译出原文意思的同时, 译出原文之精彩。(高查清等 2023: 36) 文学性就是使一部小说在翻译之后仍然成为与原作小说同一属性而采取的手段。文学性因素既涉及语言、形式、结构, 也包括情感思想等多方面的因素, 也就是说, 文学性不仅包括语言形式, 还包括思想内容和精神意蕴, 是三者的统一。(侯影 2019: 1) 综上, 译本的文学性指在语言表达、叙事节奏、情感传递等方面的艺术特质, 包括语词的形象感、语境的感染力及人物精神的刻画深度。

3 梅译本文学性译介特征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俄苏红色经典作品, 其写作初衷是响应苏联共青团中央的号召, 树立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革命青年形象, 作品成功塑造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保尔。在苏联解体前,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翻译成 61 种文字, 重印 600 多次, 共发行 3000 余万册。自 20 世纪三十年代以来, 大概有 30 多个中国译者翻译出版了这部小说, 其中梅益译本影响最大。梅益先生从译介之初就是“在完成党交办的一项任务, 认为此书对我国的年轻读者很有教育意义”。(梅益译 2024: 420) “保尔·柯察金”的巨大成功, 使人们几乎不曾注意到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并不完善的文化素养和不太高明的艺术表现手法。(刘文飞 2005: 14) 梅益译文中代表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政治正确的人生观、爱情观的经典语句不胜枚举, 这些语句不仅承载着主人公革命理想主义的政治内涵, 更通过文学化的表达构建了独特的叙事张力。分析梅益译本的译介策略, 有助于理解红色文学翻译中政治话语与文学性的平衡机制。梅益译本虽译自英语, 但在后期请著名翻译家刘辽逸根据俄文原本加以校阅增补, 一九八九年又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中收录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文版进行校勘, 内容和情节已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俄文版原作。所以笔者在阅读之后认为可将梅译本直接与俄文原文对照分析。需说明的是, 本文俄语例句均出自 1982 年 Перм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出版的《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一书, 所有汉语译句为梅益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202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3.1 生命维度: 从肉体苦难到精神升华

苏格拉底认为, 肉体只是灵魂的牢笼, 真正的自由在于灵魂的觉醒。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就是这样一个最终获得真正自由的人。在这一过程中他面对了种种肉体的苦难, 伤寒、瘫痪、失明, 在这一切面前, 他曾思考过生命的意义, 但终于明白, 人的肉体生命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是否能把这有限的肉体生命完全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刘文飞 2005: 72) 此外, 保尔还经历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激烈

战斗中受到致命伤，由此保尔突破肉体苦难的牢笼，实现精神上的升华，对生命的理解由“生存”到“为理想而生”，保尔精神得到永生。

3.1.1 深渊中的生存图景

少年时期保尔作为底层劳动者爆发出最直接、最痛苦的声音，深刻揭示了社会底层生命所遭受的压迫。梅益译文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精湛的文学再创造，深刻放大了原文的张力。阐明保尔的生命在物理上被榨取，在尊严上被羞辱，在精神上被摧残，他感受到的是一种被困在暴力循环中无力逃脱的深层生存焦虑，这正是无数底层劳动者的共同生命体验。

— *Ты погляди, что здесь делается! Работаем, как верблюды, а в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тебя по зубам бьёт кто только вздумает, и ни от кого защиты нет.* Нас с тобой хозяйва нанимали им служить, а бить всякий право имеет, у кого только сила есть. Ведь хоть *разорвись*, всем сразу не угодишь, а кому не угодишь, от того и получай. Уж так стараешься, чтобы делать как следует, чтобы никто придраться не мог, кидаешься во все концы, но всё равно кому-нибудь не донесли вовремя—*и по шее* ... (第一部第一章 16)

梅译：“……你看看这里的情况！咱们像骆驼一般地干活，结果不但没有人谢你，反倒挨揍！谁高兴，谁揍你一顿，还不准回手。老板雇我们替他做事，但是谁有力气谁就可以随便揍你。要知道，你就是有分身法，也不能一下子把每个人都侍候周到，一个没侍候好，就得挨揍。不管你怎样卖气力干活，该做的统统做到，让别人挑不出毛病，总会有没侍候好的，你还是一样要挨揍……”（13）

“你看看这里的情况！”是一个极具现场感和呼吁性的表达，瞬间将读者拉入保尔对生命的不平之气的情绪中。增译“咱们”，包含对方与己方，让谈话对方明白双方处于同一处境，以唤醒对方。“结果不但没有人谢你，反倒挨揍！”使用“不但……反倒”表示转折关系的关联词组合，强调后者与前者预期相反的情况，强烈对比了期望（感激）与现实（挨揍），突出了命运的荒谬感和背叛感，极具情感冲击力。*кто только вздумает*（谁只要一想）被译为“谁高兴，谁就……”，非常传神。词语“高兴”充满了主观的、轻蔑的随意性，比直译更能体现施暴者的傲慢与底层人民生命的廉价。

文化意象的巧妙移植，深化了生命的悲怆感。骆驼和牛马均体现负重前行的精神内核，虽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也经常用牛马的形象表示劳动艰辛，劳动者吃苦耐劳，但骆驼作为“沙漠之舟”形象更强调环境适应与信念坚定，所以译者保留了原文骆驼的比喻意象，而英译本改用了 *horse* 一词。“咱们像骆驼一般地干活”，能够引发中国读者的共鸣，理解劳动的艰辛。对于动词 *разорвись*（分身去做很多事情）译者采用归化法译成名词“分身法”，传达了“即使竭尽全力也无法完成”的原意，又增添了一层东方式的悲情与无奈——除非有神仙法术，否则凡人根本无法摆脱这注定的困局，译文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文学表现力和悲剧深度。

原文 *тебя по зубам бьёт*（打嘴巴，照脸打）和 *и по шее*（打后脑勺）传达了身体所承受的直接而又粗暴的切肤之痛，译文并未直译，而是多次重复“挨揍”“揍”等口语词，并在段首段尾形成呼应：“挨揍”“一样要挨揍”。这种重复在听觉和心理上营造出一种无处可逃、循环往复的压迫感，仿佛这种暴力是命中注定、永无止境的，再现了保尔所描述的那种令人窒息的生存状态。

3.1.2 肉体的毁灭与重生

保尔在战场上中弹受伤后从“濒死”到“重生”的剧烈体验，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核心转折点。梅益先生的译文精准而富有文学感染力地捕捉并传达了这种复杂的生命维度。使得这段文字超越了简单的伤情描写，成为一曲关于生命意志的赞歌，为保尔钢铁般意志的

表现写下强有力的一笔。

Как соломинку, вышибло Павла из седла. Перелетая через голову Гнедка, тяжело ударился о землю. (第一部第九章 158)

…

Молодое тело не захотело умереть, и силы медленно приливали к нему. Это было второе рождение: всё казалось новым, необычным. Только голова тяжёстью непреодолимой лежала неподвижно в гипсовой коробке, и не было сил сдвинуть её с места. Но вернулось ощущение тела, и уже сжимались и разжимались пальцы рук. (第一部第九章 159)

梅译：保尔像一根稻草似的被打下马鞍，翻过马头，沉重地摔在地上。(165)

……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体力也慢慢地恢复了。这是他的新生，什么东西好像都是新奇的、不平常的。只有他的头还昏沉沉的，在石膏箱里不能动弹。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甚至连他的手指头也都能屈能伸了。(167)

“像一根稻草似的”，这个比喻极具冲击力。稻草的形象轻飘、无力、完全被动，象征着在战争的巨大暴力（炮弹）面前，个体生命的极端脆弱和微不足道。生命被简化为一个被随意抛掷的物体。“被打下”“翻过”“沉重地摔在地上”，一系列急促、猛烈的动词，体现完全失去自主性的过程，生命被外部力量彻底支配和摧毁，人的意志、勇气和力量在此时完全失效，凸显战争对个体生命的绝对性碾压。

Молодое тело не захотело умереть 译为“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体现保尔生命的韧性与内意志的能动性。生命在此被拟人化，展现出超越本能控制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求生欲，是生命维度中内在的、顽强的、对抗死亡的力量。*и силы медленно приливали к нему* “力量慢慢地恢复了”，*Это было второе рождение* “这是他的新生”，表现复苏缓慢但坚定。“新生”一词在汉语中蕴含“新的生命”和“新的生活”双重含义，比直译“第二次出生”更富哲学意味和文学美感，这不仅是一次伤愈，更是一次生命意义上的洗礼和重启。它预示着保尔的精神和信仰将在此次劫难后得到升华。

“头还昏沉沉的，在石膏箱里不能动弹”和“手指头也都能屈能伸了”，头脑（意识、意志的所在）被禁锢，而身体（生命的本能）却率先苏醒，开始恢复功能。这种对比创造了一种奇特的生存，深刻体现了重生之初的挣扎与希望并存的生命实感。保尔在这一刻的感受是从绝对的被动（被打下）到主动的挣扎（不肯死），再到一种矛盾的重生（身体苏醒而意识被困），体验了生命在极限状态下的脆弱与坚韧。

3.1.3 有限生命的价值叩问

在战友们牺牲的墓地前，保尔感悟到个人有限的生命只有融入历史洪流和集体事业中，才能获得永恒的意义，才能抵消死亡带来的虚无感。这段文字是保尔精神的核心，也是全书的主题升华。梅益先生的译文以其磅礴的气势和诗意的语言，使之成为中文世界中极富感染力的篇章之一。译文通过精妙的对仗、富有冲击力的词汇选择、宣言式的语句以及人称的巧妙转换，将保尔的生命感悟提炼为一首音律铿锵的散文诗。译文在意义上忠实于原文，在文学性上获得了诗性淬炼，成功地用汉语塑造了一种激昂、崇高、富于献身精神的生命美学。

Самое дорогое у человека — это жизнь. Она даётся ему один раз, и прожить её надо так, чтобы не было мучительно больно за бесцельно прожитые годы, чтобы не жег позор за подленькое и мелочное прошлое и чтобы, умирая, смог сказать: вся жизнь и все силы были отданы самому прекрасному в мире — борьбе за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И надо

спешить жить。Ведь нелепая болезнь или какая-нибудь трагическая случайность могут прервать её。(第二部第三章 225)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人应当**赶紧地、充分地**生活，因为意外的疾病或悲惨的事故随时都可以突然结束他的生命。(235)

Самое дорогое 直译为“最宝贵的”，富含情感和价值重量，生命是值得珍惜和捍卫的财富。“Она даётся ему один раз,” 英语版只是直译为 It is given to him but once, 对于词汇、语态和标点没有任何改动。梅译本将句中两个代词 Она 和 ему 还原为其指代的本体“生命”和“每个人”，使读者不需依靠上下文语境，就能抓住核心信息。译文对原文标点符号进行了创造性改动，将原文的逗号改为句号，赋予该句独立性，仿佛一记重锤落下，话语的警示意义被放大。原文 даётся 是被动语态（被给予），译文“有”是主动语态，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拥有，强调了人的主体性，暗示人们不能消极地接受生命，应主动去掌控和珍惜它。“只有一次”强调了生命的绝对有限和不可重复性。“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九个字凝练如金，将保尔的个人沉思上升为对全人类的告诫。

原文中 чтобы 的排比结构在译文中被完美转化为中文经典的对偶句式：“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虚度年华”对应“碌碌无为”，“悔恨”对应“羞愧”，这两组词语义相近又略有区别，形成对仗，读来如同一段庄严的生命誓言或墓志铭，极大地提升文字的崇高感和神圣感。动词 *спешить* 转译为副词“赶紧地”，并增译副词“充分地”。“赶紧地”源于对生命脆弱性的认知，是积极的紧迫感，而非消极的焦虑，催促人立即行动。“充分地”是将生命的每一份能量都投入到有意义的事业中，是一刻不浪费的极致投入。这两个副词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富有张力的生活指令，急切又饱满。“应当赶紧地、充分地生活”，这是结论，也是号召，是一种战斗式的、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

译文成功捕捉原文中激情与深沉并存的基调。前半部分是对生命意义的热忱宣告，后半部分则回归对生命脆弱性的冷静审视。这种对比使整个段落既有理想主义的高度，又不失现实主义的根基。此段文字的翻译成就了一段中文经典，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原文在俄语文化中的地位。

3.1.4 绝境中的生命坚守

保尔瘫痪后对自己生活的价值进行了灵魂拷问。梅益译文通过有政治哲学高度的词汇“价值”强化“生”的主动性，将原著中“生命”的自然属性升华为“有益于人民”的精神属性，贴合中国读者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体性思考。超越肉体局限、以意志服务集体，成功地将保尔的个人悲剧提升到生命不朽的哲学高度。译文使得保尔的形象更加丰满、伟大，具有跨越时代的激励意义。

Для чего жить, когда он уже потерял *самое дорогое* —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бороться? *Чем оправдать свою жизнь* сейчас и в безотрадном завтра? ... (第二部第八章 344)

...

«...*Умей жить и тогда, когда жизнь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евыносимой, сделай её полезной*»。(第二部第八章 345)

他既然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在现在和凄凉的将来，他将怎样才能**证明自己生活得有价值**呢？……

.....

“……即使生活到了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地步，也要活下去，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
(359)

此处 *самое дорогое* “最宝贵的东西”与前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形成呼应，表明对保尔而言，“斗争”能力等同于生命价值。他活着的意义是由他的战斗来证明的。瘫痪剥夺了他的身体功能，更摧毁了他生存根基。*оправдать* (证明正确、辩解)译为“证明自己生活得有价值”，将有消极色彩的词，彻底转向积极的价值追寻，紧扣全书“生命价值”的崇高主题。保尔领悟到，在极端困境中“活下去”本身是一种更艰难、更需要勇气的“战斗”，在此完成了一次伟大的价值重构，生命的价值不再依赖于身体的战斗，而是通过意志的胜利和精神的创造来实现。*сделай её полезной* “有益于人民”，原文 *полезной* (有益的)对象是宽泛的。梅益明确译为“有益于人民”，将保尔的个人挣扎与中国文化中“以民为本”的崇高理想密切链接，使其超越了个人主义式的坚强，成为一种极具集体性号召力的英雄主义，极大地增强了文字的思想性和感召力。

3.1.5 执掌舵轮重驭人生

当身体的堡垒坍塌，思想便成为最后的武器。此段是保尔生命中的关键顿悟，宣告其斗争方式从“枪杆子”到“笔杆子”的升华。他将文学为新的阵地，实现重返队伍的梦想，完美诠释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精神内核。

Корчагин опять ухватился за руль обеими руками и жизнь, сделавшую несколько острых зигзагов, повернул к новой цели. Это была мечта о возврате в строй через учёбу и литературу. (第二部第八章 348)

现在他**双手又握住舵轮了**，而生活呢，在几经波折之后，又趋向了一个新的目标。保尔现在**正梦想着通过研究和通过文学重返战斗的行列**。(363)

首句“双手又握住舵轮了”，译者采取直译，舵轮象征着方向和主动权。在瘫痪后，保尔的生命之舟仿佛在风暴中失去了舵手，随波逐流，面临倾覆。此刻，他重新握住了舵轮，意味着他不再是命运的被动承受者，而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者。他重新获得了规划人生航线、驶向目的地的能力。因此译者调整成分，将原句补语“生活”转化为译文的主语，强调转变的主动性。“正梦想着通过研究和通过文学重返战斗的行列”，增译了修饰语“战斗的”，过去时态改为现在时，表明保尔正在行动，其战斗的价值核心从未改变，只是实现价值的工具发生了转换，从“身体”到“头脑”，从“武力”到“文字”，同时也契合前面“活下去”的决心，“有益于人民”有了具象化的行动。

3.2 爱情维度：从青春悸动到革命淬炼

爱情几乎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跨越的考验。小说中描写了保尔的三段恋情，分别是与冬妮娅、丽达和达雅的情感线索。保尔从柔情蜜意到信仰抉择，从儿女私情到同志情谊，体现个人小爱与国家理想的大爱之间的关系。梅译以归化为主导，以立场鲜明为内核，通过强化措辞凸显保尔的爱情观。

3.2.1 冬妮娅：纯真之感

保尔与冬妮娅的关系属青春期的情感诱惑。工人子弟与资产阶级少女的初恋，充满林荫道与白裙子的浪漫幻想，但阶级鸿沟终使纯真情感沦为时代洪流中的幻影，保尔在决裂中成长蜕变，意识到浪漫主义与革命理想无法共存。

—Тоня, мы уже говорили об этом. Ты, конечно, знаешь, что я тебя *любил и сейчас* еще любовь моя может возвратиться, но для этого ты должна быть с нами. Я теперь не тот Павлуша, что был раньше. И я плохим буду мужем, если ты считаешь, что я должен принадлежать прежде тебе, а потом партии. А я буду принадлежать *прежде партии, а потом*

тебе и остальным близким. (第一部第九章 164)

“冬妮亚，这件事我们早都谈过了。自然，你知道我**曾经**爱过你，而且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还是可以恢复的，不过你必须跟我们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你从前认得的那个保尔了。同样，如果你要求我把你放在党的前头，我就不会是你的好丈夫。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是属于你和别的亲人们的。” (171)

本段体现了两种世界观的碰撞。梅益译文通过清晰的逻辑结构和强烈的对比：“曾经”与“现在”，“首先”与“其次”，“党”与“你”，将这种碰撞展现得淋漓尽致。读者能感受到保尔选择的坚定。梅译完美呈现了那种特殊的“革命浪漫主义”爱情，爱情是美好的，但革命事业是至高无上的。真正的“大爱”是对事业的爱，个人儿女私情必须服从于此。保尔“钢铁战士”的形象特质不仅体现在对敌人和痛苦的顽强抗争，更体现在对个人情感的严格克制与牺牲方面，爱情淬炼了他的“钢铁”意志。梅译让这个抉择时刻显得格外清晰和有力，使保尔成长为一个为理想牺牲一切的理想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3.2.2 丽达：革命之恋

保尔和丽达是克制而深沉的革命同志之爱，他们是同志亦是灵魂伴侣，理性克制的相处中蕴含着深刻的精神共鸣。两人因误会和命运的捉弄而错过，三年后再重逢时保尔表明这段恋情是自己最珍贵的革命记忆，诠释了共产主义者的爱情范式。

— Нет, Рита, в основном нет! Отброшен только ненужный трагизм мучительной операции с испытанием своей воли. Но я за основное в «Оводе» — **за** его мужество, **за безграничную выносливость**, **за** этот тип человека, умеющего **переносить страдания**, **не показывая их всем и каждому**. Я за этот **образ**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 для которого личное ничто в сравнении с общим. (第二部第六章 311)

“不，丽达，基本上没有改变！我只是抛弃了那种用苦行来考验自己意志的毫无必要的悲剧成分。但是在基本方面我是赞成牛虻的。**我赞成**他的忠诚、他那**无穷的接受各种考验的力量**，**我赞成**那种**受苦而毫不诉苦**的人。**我赞成**那种革命者的**典型**，在他们看来，个人的事情丝毫不能与全体的事业相比。” (325)

原文使用“Я за...”的排比结构，梅益完美地用三个“我赞成……”的排比句复现。这种重复和并列的修辞手法，节奏铿锵，如同一次次庄严的宣誓，层层递进地强调了保尔的立场，使其信仰宣言显得坚定不移、不容置疑，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是译文文学性的突出体现。*безграничная выносливость* 译为“无穷的接受各种考验的力量”，没有直译为“无穷的忍耐力”，而是增译了“接受各种考验”，具有强烈的主动迎战和历经磨难意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考验观以及革命文学中的“考验”叙事完美契合。它使“忍耐”不再是被动的承受，而是一种积极的、有目的的锤炼，增强了文本的史诗感和英雄主义色彩。*образ* 译为“典型”，词义升华，比“形象”或“榜样”更具分量，意味着最标准、最理想、可供效仿的最高范式，“典型”一词确立了保尔所推崇的革命者形象的标杆地位，在文学上起到了定义和塑形的作用。*личное ничто в сравнении с общим* “个人的事情丝毫不能与全体的事业相比”。*ничто* 被有力地译为“丝毫不能”，彻底否定了“个人的事情”在“全体的事业”面前的任何价值。这种决绝的否定，本身就是对个人情感，包括他对丽达的爱情的一种终极压抑和放弃。他通过否定“个人”范畴，间接地处理了其中包含的爱情问题。他不需要直接谈爱情，因为爱情已然被归入微不足道的个人事情之中。这种隐匿和升华的处理方式，比直接表白或忏悔更具悲剧力量和文学张力，符合保尔钢铁般的性格和当时的历史语境。对仗修辞“受苦——诉苦”含蓄地流露出这份被深藏却深刻的情感。译文显与隐、扬与抑的结合，增强文本的感染力、节奏感和美学艺术。

3.2.3 达雅：淬炼之情

保尔对达雅的感情是超越肉体欲望的精神淬炼。残疾革命者与受压迫女工的结合，是意志对肉体的超越。保尔将革命信仰转化为建设性力量，帮助达雅挣脱枷锁的同时完成自我救赎，这段无性之爱闪耀着理想主义的神性光辉。

—... Я уже решил: **союз** наш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до тех пор, пока ты не вырастешь в **настоящего, нашего человека**, а я это сделаю, иначе **грош мне цена** в большой базарный день. До тех пор мы союза рвать не должны. А вырастешь —свободна от всяки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Кто знает, может так статься, что я физически стану совсем развалиной, и ты помни, что и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не свяжу твоей жизни. (第二部第八章 346)

“……我已经决定：我们的**结合**要一直继续到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我一定要帮助你做到这一点**，要不我就**一钱不值**。在这之前，我们不当破坏我们的结合。一到你长成了，你就可以不受任何束缚。谁知道，也许我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完全的废人。你记住，到了那时候，我决不拖累你。” (361)

保尔将与达雅的关系定义为一种 союз (联盟)，“联盟”一词比较政治化，译为“结合”，“结合”在中文里含义丰富，可指政治上的联合，也可指情感上的结合。此处用“结合”模糊了政治和个人生活的界限，恰恰体现了保尔将个人生活完全“信仰化”“革命化”的特点。结合的终极目的是将达雅培养成 **настоящего, нашего человека** (真正的人，我们当中的一个)，信仰是这段关系的基石和最终目标，这是爱情的最高级形式。я это сделаю (我将要做到这一点) 译为“我一定要帮助你做到这一点”，原文是一个简单的将来时，译文通过添加“一定”和“帮助”两个词语，极大地强化了承诺的力度和行为的主动性，不是冷冰冰的宣告，而是充满责任感的誓言，体现信仰驱动下的巨大能量。**грош мне цена** (不值一分钱) 译为“一钱不值”极富中文口语色彩，保尔认为“引路人”是自己对达雅的崇高责任，表明保尔的信念之坚定。拯救达雅是保尔英雄行为的又一体现，最终达雅沿着保尔走过的道路走到党的队伍中来，成长为一个新人。

4 结束语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读者通过文学作品可以感受“美是生活”和“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的宏大命题；那种在文学文本中寻求真理的执拗则充分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的又一品质：文学不仅仅是语言的艺术，同时也是人的行动坐标。(郑永旺 2009: 73) 在当代青年受存在主义焦虑困扰、陷入意义真空的当下，重读经典，重新探究保尔精神淬炼的内在逻辑与转化原理，或许能为在消费主义与虚无主义迷雾中迷失的一代，提供另一种生存思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通过具体场景赋予“生命”“爱情”语词情感依托，译者精心选择具有崇高感的词汇、强化节奏的句式、富含深意的表达，共同塑造了保尔这一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译者展现了翻译中独特的文学性智慧，既坚守了原著的革命内核，又通过文学性处理使小说获得超越时代的生命力，让红色经典政治语词扎根作品人物情感，而非游离于文本之外。文学翻译可以通过艺术化表达实现“政治正确”与“文学魅力”的统一，使译本成为政治宣传的载体和具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文学经典，为当代文学翻译中思想意识与文学性的融合提供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 [1]高查清, 吴礼敬, 黄如英. 论文学翻译之“三非”[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
- [2]刘文飞. 苏联文学反思[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3]刘云虹. 翻译方法与文学翻译生成[J]. 中华译学, 2024(1).

- [4]罗 宏. 文学性的迷失与廓清[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3).
- [5]侯 影. 汉译文学性概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 [6]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梅 益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
- [7]许 钧, 穆 雷. 翻译学概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3.
- [8]杨 鑫. 文学性新释[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2).
- [9]郑永旺. 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看俄罗斯思想的文学之维[J]. 俄罗斯文艺, 2009(1).

Academic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Russian Soviet Red Classic *How Steel is Tempered*

Hou Na, Guan Xiu-juan

(Daqing Normal University, Daqing 163712;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classic red novels of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have been regarded as ideological products of a specific era, and their literary value has been questioned. The related literary research has not yet been fully valued, which to some extent restricts their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takes the novel *How Steel is Tempered* as an example and selects Mei Yi's Chinese transl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tarting from the dimensions of life and love, it analyze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literary nature in the original text and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literary nature in the translated text. It explores how Mei Yi preserves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original text while endowing the text with literary appeal that fits the Chinese context in language conversion, 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spiritual value and emotional subli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otagonist Paul Kochakin's views on life and love. This article also aims to reveal the narrative function and aesthetic value of political languag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Keywords: Russian Soviet Red Classic; *How Steel is Tempered*; dimension of life; dimension of love; literariness of Chinese translation

作者简介: 侯娜(1982—), 大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翻译学; 关秀娟(1975—),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合作导师,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副院长, 研究方向: 翻译学、俄罗斯汉学、俄汉对比。

收稿日期: 2025-04-01

[责任编辑: 信 娜]